

午

7

水東日記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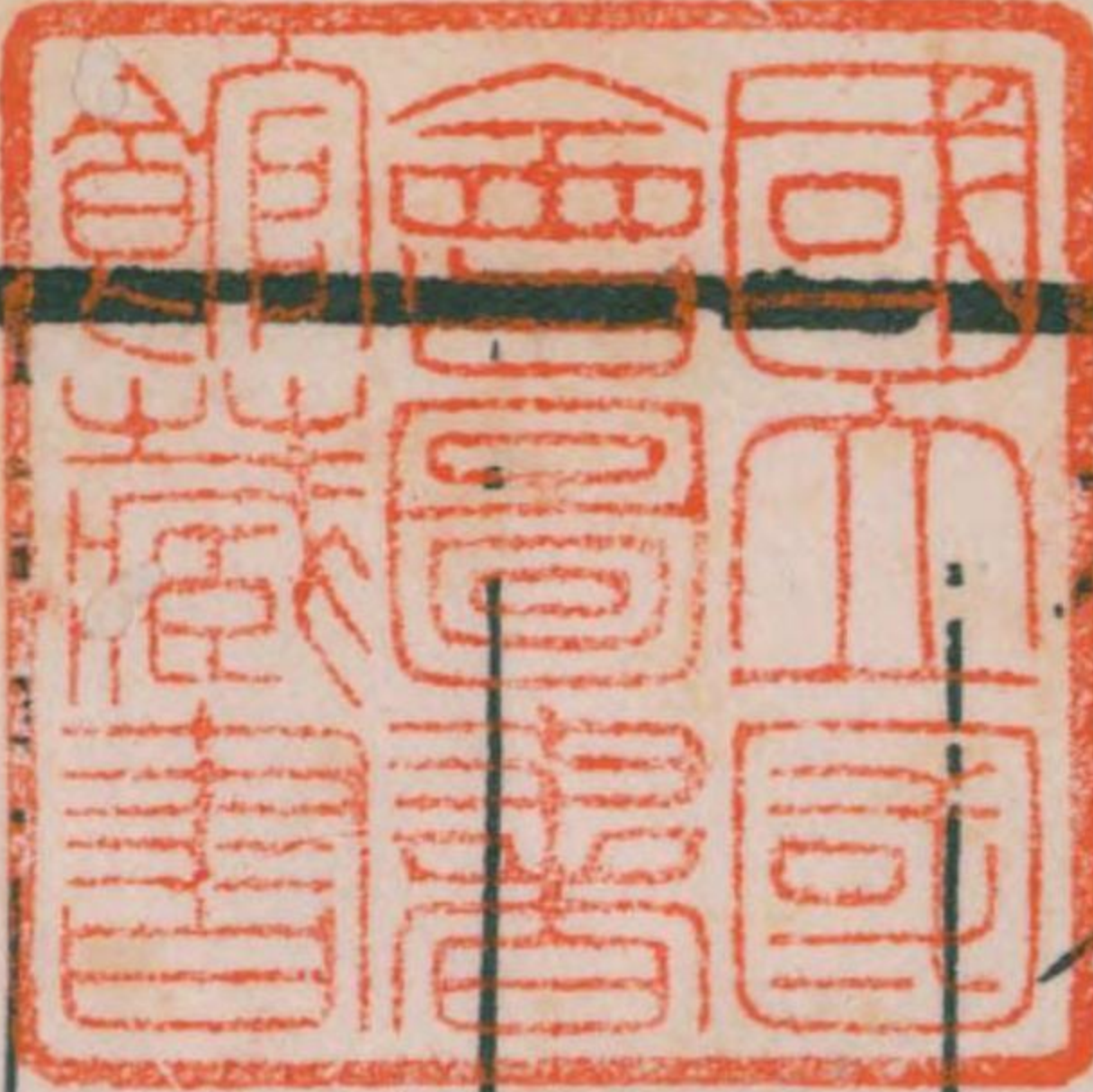
049.2
Sy939s
C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049.2
Sy939s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238159

丞相益國周公詞科舊稿後刻益國親書一跋
云紹興丙子四月予任行在和劑局門官適乳
媪姚氏病甚問占黑象其繇云藥不蠲痾財傷
官磨困於六月盍祈安和此人數為予畫卦影
多驗五月旦姚媪果沒深以六月為憂迨晦日
同僚舉酒相慶而是夕災廬之災作初所居在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一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漾沙坑與運屬王某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
夜醉登園其婢插紙燈於壁火然而走延燒首
及予家老幼已熟寢比驚寤小兒方在櫺櫛僅
能挈之以逃生計一空其實被焚纔數十室而
周樞密茂振麟之爲著作佐郎亦預焉其從叔
方崇執法殿中而馮舜韶爲監察御史宰相欲
媚方崇張大其事以爲茂振地自三省樞密院
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郎隨擢起居
舍人時臨安帥韓尙書符通知火自王氏以其

爲馮舜韶妻第不敢問執予小童却使伏辜於
是三省勘會周某係見任官不能防謹火燭致
延燒居民理宜懲戒有旨放罷朝士多勸予訟
寃力旣不敵又卦影明言財傷官磨豈復尤人
徑參部欲擬福州永福簿會外舅王彥光葆守
廣德攜孥依之將買舟還江西待次外舅力勉
予試詞科予以未嘗經意辭外舅激曰君懷安
耳迫令撰所業二十四篇投禮部適姻戚吳武
陵爲郎官卽給符收試小兒未周歲吐利頗殆

外舅曰我能調理君自入都歲莫怏怏而行適
值高宗更化湯中丞鵬舉知貢舉人憚其嚴懷
挾傳義頓絕予與韓无咎元吉頗記舊書而韓
筆力遠出予右初聞欲取二人衆議不同予偶
中選循一資堂差金陵教授周茂振已爲正字
制詞云左廸功郎周必大國家自紹聖以來設
詞學一科搜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爲多
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子春官數十輩而爾
以粹文獨與斯選後尤若此陞秩進褒姑游泮

官以疾甄擢其後泰歷清貫實基於此乃知事
皆前定人力何有因龍泉彭元之以閩中刊予
程文及所業相示請正訛謬併書以遺之爲安
分不爭者勸嘉泰壬戌重陽日平園老叟周必
大書王彥光先生吾邑人高孝兩朝名臣其事
行畧見邑誌蓋尤以知人見稱他如侍御史樂
庵江都李衡布衣流落一見卽歸以女弟叅知
政事石湖范成大蚤孤廢業勉喻切至加以詰
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後來周丞相李樂庵范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三
石湖皆卓卓大儒名臣然則先生之鑒裁亦何
可得哉惜乎後學無聞遺墓湮晦已作燔屍之
所誌石近年亦被盜發屬之他姓獨旁近一橋
尚呼王官人耳奈何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燠
茂本所爲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
餘干縣志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
是併錄於此以俟考徵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 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
人_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爲萬石長奉詔惟謹
迺卽其鄉賓禮耆英遠近畢至則有若周壽誼
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
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
法胥告觀者如堵墻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
扶歸者歌髻白欣欣咲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
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 京師求余引
其端久弗克爲其請益堅嗚呼鄉飲不行久矣

黃鯨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
 蓋百有餘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
 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 聖
 世獲觀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峩冠博帶與
 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
 親睦閨門比鄉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
 道者矣世有蕪錘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包
 羔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
 嗚以極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

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禮
 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一寓於
 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
 與也為我謝曰

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它日 璽書
 惟汝嘉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承勅
 郎同縣余焯叙 志曰里社鄉飲酒讀律儀式
 并圖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 朝廷降鄉飲酒
 讀律儀式 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

38159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五
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月孟
冬十月百家爲一會共備酒肴有糧長者糧長
爲主席無糧長者里長爲主席如坐以賓之年
最長者居中衆則序齒居左右主席者居其末
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旣畢行飲酒
禮拜則年長一倍之上者坐受長十歲者立受
相若者抗蓋叅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之行
八年又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戶率士
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俗翕然
而變可謂盛矣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
多惠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
具位某官敢昭告於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
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霈澤於茲土殆
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
徭固有得雨而不暇耕者况失雨而使之不得
耕乎固有已耕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
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猶

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過此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夫種而不獲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獲者乎民於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饑餒者矣况至秋而無獲其何以爲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此爲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爲官者之耻也爲神而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能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謂爲縣令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莅事未久終能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有病於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叔英今謹待罪於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日不雨則當絕食

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
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某自
今月二十二日禱雨於神神於是日及夕即大
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
以褻靈貺謹告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於今
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即今惠澤既已厭足不
可有加蓋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災况今田麥尙
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禾田雨多則
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蕩而不可活過
則爲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
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
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太惠止於今日今既告
於神宜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
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
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於神矣當自二十
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
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某於今月
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

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神即日大賜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故俟命於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爲災復禱於神乞以歛惠又卽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方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爲及其旣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

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卽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爲民牧者使以愛民爲心憂民爲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爲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爲是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若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九
此雖有犧牲不足以爲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爲職體神之德而益以恤民爲務是乃所以爲報也是乃所以爲謝也若夫區區世俗菲禮適足以爲神之瀆耳故不敢施於神惟神其鑒之

黃氏日抄九十七卷宋軋淳中慈溪黃震東發所著一之三十三讀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尙書周易春秋禮記周禮三傳孔氏書三十四之四十五讀周程張朱南軒東萊勉齋龜山上蔡和

靖橫浦象山復齋溫公元城上蔡延平徂徠安定諸儒書四十六之五十讀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北史唐書五代史宋名臣言行錄五十一之五十四讀蘇子古史汲冢書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春秋世紀春秋左傳東萊大事記諸雜史五十五之五十八讀老子莊子荀子楊子文中子曾子子華子管子列子墨子文子亢倉子關尹子鶡冠子鬻子商子韓非子鄧析子真子公孫龍子尹文子淮南子抱朴子劉子聳

隅子化書子家子呂氏春秋素書新語賈誼新
 書新序說苑春秋繁露論衡申鑿乾坤鑿度易
 緯稽覽圖易通卦驗參同契古三墳書孫子吳
 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陰符
 經五十九之六十八讀韓柳歐陽東坡南豐荆
 公涪翁浮溪石湖水心諸家文集六十九至終
 卷則其所自著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記
 序題跋啓祝文祭文行狀墓誌銘其爲言一主
 濂洛關閩之說多所發明蓋歸然一正學老儒

也又有古今紀要十九卷起三皇終宋神宗君
 臣事畧當與曾先之史畧並傳最便於篋衍行
 李及初學之士惜乎有未精詳處其亦未成之
 書歟

於越志云

今餘干縣

吳正道東隅人明六書許

慎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
 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取木爲義
 曰昔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
 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疎



九東日記 卷二十一 十一
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爲法則况
在周孔之塚乎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安草
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禽卽獸也曰兩翼爲禽
四足爲獸何以爲卽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
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澄大敬之有六書
通證六書淵源圖澄爲作序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南人喜

談如漢小王

光武

蔡伯喈

邕

楊六使

文廣

北人

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

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騃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
因目爲女通鑑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
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爲戲劇以爲
佐酒樂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爲禁士大夫不以
爲非或者以爲警世之爲而忍爲推波助瀾者
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於輕薄子一時好惡之
爲如西廂記碧雲駮之類流傳之久遂以汎濫
而莫之抹歟嘗考之呂文穆公微時渴睡漢饅
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

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云云又嘗有鴟吻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今臺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然乎

李易安武陵春詞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玩其辭意其作於序金石錄之後歟抑再適張汝舟之後歟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婦其語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遺譏千古者矣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十一

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
河水自泗口出為濟水濟水二瀆合而東注於海
又東北至梁邱縣分為二
脈水至梁邱縣無二流蓋經之誤
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不東北至濟西
東北入於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

如水矣。而如... 然則瀘水... 時合得通... 水自西安城西南... 分出西流... 水注之... 昌國縣... 昌國縣... 會水又西北... 南黃阜北流... 潁又北流... 地理志曰... 西安入... 俗人過... 年分齊... 苑城故... 俗謂之... 東苑也... 其水又... 北注故... 瀆又西... 葦野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崑山葉盛著

六世孫公重華較梓

周禮一書漢以下名儒率有評議然莽用於漢
安石用於宋皆不効者雖非其人要之時異勢
殊斟酌損益難乎其人矣善乎先儒之言曰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斯言盡
之矣呂成公嘗序周禮陳龍川有周禮發題葉
水心亦有黃文叔周禮序皆不可不知 序曰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盡惟皇上帝哀我民無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庠泮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爲父祖子孫相治者爲君臣民物相合者爲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爲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惠以有其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

立元初規兆渠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旣基旣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於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粵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賁之禮樂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謨維見可覩若七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視前尚曰弗縟忠質相病未有殫極及於周而
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
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
會同於是慕四代之彌文爲萬世之極則乘時
應機若晝必焚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卽位
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且定都於洛京以措太
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勒爲成書識一國號茲
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
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旣大備而不可復加矣

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遠
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勤後業
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濔岳萃不足
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
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
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祓禳之官立而
天事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
治教刑政禮樂事土之官立而人事備惟茲三
者以有目咸覲迺若厥中則罔攸覲六官之元

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爲民中大哉言乎民非
 中弗克胥正以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
 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
 立度以啓我後人而底於大成也聖人抽關發
 鑰俾遐邇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
 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
 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惟茲大典闕然
 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
 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勵宗統不亦陋哉是

用追述端緒以訂於前 發題曰周禮一書先

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
 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
 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
 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
 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
 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
 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
 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



貫珠井井乎如畫棊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
 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
 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
 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
 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
 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聳然立於諸侯之上諸
 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
 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
 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
 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
 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
 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
 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
 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
 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
 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
 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一

五

三十三



簡存寬大之意而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討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尙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以有待焉

葉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遠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泐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

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

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

水東日記

卷一

七



等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六匹頭隻今休養蕃息之久不知其數何如也
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



正統十三年所藏二本益予私錄且詳識其繇也今幾二十年矣具錄如左守衛官軍揭帖者衛士宿內門前班官旗軍較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班少十名 東中門七 玄武門一 北安門二俱只從本門旗軍并隨伍內轉 午等四門除 東華 玄武依前後班於隨伍旗軍內增減十名餘皆定數各門除 東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官少則以隨伍軍旗補之官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進如

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早羽林前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手濟州府軍濟陽府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左府軍右羽林右金吾右府軍後通州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各具官軍等項數目奏本送科本科攢揭帖十六日早掌科事官於 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閘過數目奏本送科備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例不點閘者隨 駕錦衣衛也 錦衣暨金吾前後府軍府軍左右後羽林左



水東日記 卷之二十一
右虎賁左各衛皆名隨駕衛分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午門 闕左門并守舖

闕右門并守舖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

門并守舖 長安右門并守舖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舖 東上門

并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墻門 東安

門并守舖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舖 西上門

并西上南北門 西中門 乾明門 西安裏

門 西安門并守舖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舖 北上門

并北上東西門 北中門 北安門并守舖

四城官軍揭帖該守 朝陽等九門十六衛分

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名東城神武左忠義左

大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蔚州左寬河忠義後

中則武城中前後大寧中忠義左後義勇中北

城忠義前右義勇前也每月三日一點挨次不

論大小盡如初一日至初三日點過則本日晚

水東日記 卷之二十一
四城兵馬指揮司各具奏本送科本科類摺於
初四日早送司禮監也

九門

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卽作歸田趣四時滿
江紅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以感發其興
趣歟當時卷首沈民則學士隸古先生自序并

詞皆錢塘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
也民則廷暉書固已名世而孔易畫評者謂其
作家士氣皆具亦今之罕有者矣予嘗從叔簡
得石本而厄於營火再求得之則石已壞於墻
壓叔簡因以詩來曰歸田詞畫富流傳猶是難
兄舊日鐫愛護無人悲寸毀近來模本不如前
公詞今錄於此 春牧 霜鬢蕭蕭 皇恩重
賜歸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山綠水好鳥好
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棕帽任消

遙東風裏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清如洗散牧
處冉冉晴霞飛綺江色此於懷抱淨都無一點
閒塵滓更小兒牛背有書聲清人耳 夏耘

詔歸田里長散誕天恩深厚尋早歲釣游之處
風烟依舊萬物方當嘉會日一年最是清和候
暢幽懷緩緩步東臯觀耘耨竹色淨槐陰茂荷
鋪翠葵舒繡農忙際兒子大家趨走頻有鶯聲
迎杖履渾無塵影霑襟袖望水南雲似玉光浮
籠巖岫 秋漁 七十歸來西江上堪游堪釣

秋水共長天一色也堪吟嘯穩坐木蘭漁艇子
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自理會蕪香鑪烹茶竈
蘋花渚雲爭耀楓葉岸霞相照山無數清比方
壺員嶠放浪不知天地外蕭閒底用玄真號聽
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調 冬樵 白首閒居
冬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瀾漫院落六花飛繞
坐煖茅柴煨芋栗老妻孫子圍爐好更兒曹腰
斧析枯薪歸來早階前璐池邊編都總出天工
巧 石山峯亭下盡成瓊島况是太平豐稔瑞



教兒愛護休輕掃看園林一鶴意蕭蕭尋瑤草

舊本注及知覽類文
勢逸勁猶飲羽於石梁然則臺即是虎園臺也
宋世罕虎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會
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成此臺真頓甲堅城
下不吳而還蓋臺而西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
之西北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飲
水周六七百步螽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
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水東日記卷二十三

承反水謂之洛架水 崑山葉於盛著

襄邑縣故城北又東迤邐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文忠烈公生真宗景德三年仁宗天聖五年二十二歲進士及第歷事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哲宗紹聖四年九十二而卒功名壽考古今罕比呂許公嘗謂其為大有福人信矣公雖不以文章翰墨自名而出口落筆亦自不凡係於人品然也嘗兩題范



文正公所書黃素伯夷頌今蘇州有石刻可模
搨其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雖其
少作已有抑邪崇正之意是以錄之聖宋四葉
上繼明之五年彥博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
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蒞事故事守
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
政之本也繇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享
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伸祠謁之禮已事
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卽後唐長興三年創
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隳梁木其
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直其北
裁十數步日有敲扑之喧澮水流於東不三四
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
闕歟乃謀於屬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
宮而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爲湯王行
宮事出不經理無常祀旣絕蘋蘩之薦鞠爲荆
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侈獨有正殿巋然中

立雖丹堊已晦而薨棟頗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爲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卽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頽垣以崇數仞之墻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難氏以芟夷集獲人而塗墍興廢起墜務實去華昔之湫陋者耽耽而雲蔭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砥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閉閣凡屋壁之間堵其數盈百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愆於素邑人張會元以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垂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旣成以列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於別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塑宣聖暨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丁釋奠之禮落之且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於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因直謹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以來未有

如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
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
壇而不屋豈如孔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
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
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今茲爲記是用
畧諸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記承奉郎守大理
評事知翼城縣事兼監鹽稅務文彥博撰

夏忠靖公永樂中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

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
戲之曰披衣鞞履而行給事給事某卽應聲曰
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此先人嘗云

相臺許可用中丞元延祐初科進士文章亦表
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耿好問言
其裔孫顥尙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今
日簡舊碑見楊叔璣所寄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公文也其辭曰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
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
者已惟其不得而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

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
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說而誠服者
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况
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耳鄉
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
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
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
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
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
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爲
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
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勸
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有
懷古之思會監察御史趙君亦以祠鄉賢爲言
遂捐俸金倡僚屬士庶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
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
千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
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
 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
 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
 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
 乎吉然而有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專
 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
 下者以其道被天下也專於一鄉者道之所著
 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繇是
 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爲聖人
 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
 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
 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
 若文中子若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
 處勲德爲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鎮之相業陽
 亢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
 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
 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



九東日記 卷之三十一
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
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
中固有從事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
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熏德而善
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
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
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
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
之嘉會魁竒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
絕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
有嗣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
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御史名
承禧字宗吉皆郡人也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
綬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
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
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
爾唐李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印繆也

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
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
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也予嘗於今
容縣拓得元次山小像其衣服垂一物似鹿皮
紋而長蓋卽魚袋也

內府對類書後有巧對嘗見近臣被賜本惜不
能記也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
楊東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公又聞昔
有善爲是者如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萼

子赤萼子甚萼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
侯伯子男之類一人赴愬於官云小人告大人
上官就令其對卽曰上士倍中士近時浙江承
差歸安舉子程敏政皆以此著名要之似此者
亦不多見

括蒼王交山先生廉論寇準奉駕親征之非曰
余嘗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寇準爲相
力主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
以守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



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
 任其責此不易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
 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
 將相猶有存者準主議牢不可破幸而契丹請
 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
 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
 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曰姦邪其以投瓊為喻
 豈虛語也繇百世之後等準之意莫能遁其非
 矣 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曰宋徽欽時

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
 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
 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
 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
 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常避狄人之
 逼孟子又常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
 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
 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
 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



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憐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以後朝臣不達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臬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臬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卽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今按交山之說固然惟宣德中漢庶人事時議亦洵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爲言土木之潰旣驗卽蓄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知也楊誠齋云天下之事不難於議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臨川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僅百條門人益都于欽止至順中跋云二百八條豈刻者之誤歟後又有署云文章作法緒論凡十一條宋玄僖語也卷末又有論述其二云袁清容文長於應制歐陽原功文未離賦體未見切當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玄僖也覽者詳之夫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於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文中

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國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着天行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大河清暢渾

水東日記 卷二十三 十一
浩會歸於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陂巨澤風浪
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困光輝不露
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彝器陳於宗
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
節文穠縟重複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蘄絕
而頓剉至如袁清容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
陽圭齋龐碩鋪舒未離賦體俊邁如陳莆田雅
馴如程黥南平順而氣亦盛如貢宣城潔淨而
力稍弱如危太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
文而知名者也

世有可鄙庸人俗子變雅爲俗易正爲邪冥行
妄作強名解事或從而妄自矜詡而不知遭其
不幸者多矣如所謂劈琴煮鶴花上晒禪之類
是已孔承文上舍嘗惠予孔林數碑內一通題
曰孟氏祖庭圖記卷第一皆界爲格子曰斷機
則有一姬一男曰傳食諸侯則車騎兩兩曰思
孟傳受則兩人對坐曰問利曰問治國則爲王
者儒生坐立之狀且引堂下一牛旣甚可鄙其

字畫標目書乎刻工尤爲庸俗之甚。細觀之則其中隱隱有磨去字痕。安知其非漢唐時碑刻耶。此豈孟氏不才後人所爲。或庸俗上官使然耶。政亦可惜。吾恐天地間似此者尙多。又奚傷乎是碑也。

宦游錄云辛稼軒自北初還朝留建業忽患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栝。遇一道人教以取葉珠卽薏苡仁用東方壁土同炒黃色去土用水煮爛入砂盆內搗成膏每用二錢以無灰酒調數服

漸消程沙隨亦得此疾稼軒以此授之亦効如不及時只於藥舖買乾者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品爲君臣養心久服輕身不老味甘平無毒

水東日記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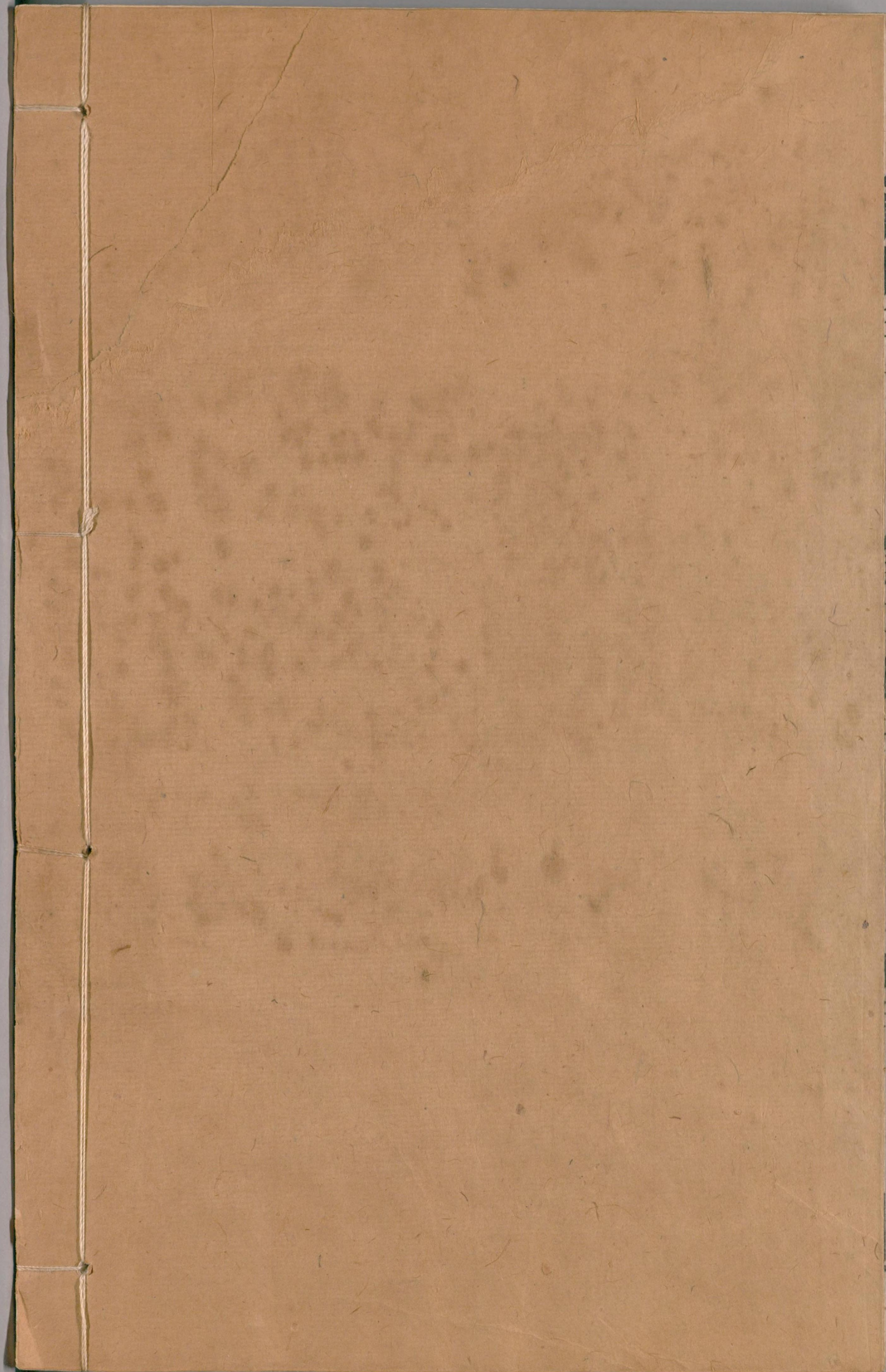
然晏謨伏瑛立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縣西南至艾山即有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巨縣故城西王莽之失國也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爲洋洋水矣又東北逕伏所謂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曰琅邪有推縣相艾水出焉漢地理志云琅邪有巨縣注云相艾水出也海即沂水也

志曰膠水出知縣音夫又音扶王莽更之純德

疑即是縣所天詳也

又北過夸安縣東
縣王莽更名之曰原亭也應劭曰故萊夸邑也木史
公曰晏平仲萊之夸維之人也漢明帝永平中封鄧
珍為侯國馬珍鄧西去濰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陽
東晏伏竝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夸安地理風俗
記曰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
逕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夸安縣東南阜下
西北流歷膠陽縣注於膠水之左東北為澤水渚百
許里謂之夸安潭潭之澤周四十里亦濰水枝津之

不
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